

端溪硯史	說硯	硯譜
紅朮軒紫泥法	硯錄	硯圖



紅
朮
軒
紫
泥
法

汪錫京
著

中
華
書
局

紅朮軒紫泥法序

世之言印色者，必本于宣和。猶言墨者之本于易水也。易水之法，予鄉得之。宣和之秘，未之聞也。蓋諸書所載及四方博雅所藏之方，俱詳于油而略于砂艾。豈作者之獨無良法，或因後人珍秘久而失傳，致成廣陵散耶？已未秋，予從冀北歸，卽于紅朮軒中經之營之，必求盡善盡美而後已。將及一載始成，迺非一切可並。其間妙處，全在染砂染艾曬油。此三法者，闕一不可者也。旣得三法，便成十珍矣。十珍者：一明，二爽，三潤，四潔，此四者妙處在于染砂與艾也。五易乾，六不落，七不滓，八不粘，九不蠶，十不凍。此六者，又得力在曬油也。然恐歲久不能如初，爰筆之于書，並留一小箋，約過一紀而後取驗。年來鹿鹿，今夏稍閒，乃啓前函觀之，則當時之艷麗，不減毫髮。計越十有七年矣。于是較定前糞成帙，名曰紅朮軒紫泥法定本，或可以補宣和之秘，且不令予之苦心又成廣陵散也。汪錫京自記。

紅朮軒紫泥法

清 新安 汪鎬京 快士著

染砂法

赤如丹砂。烏用染爲。其所以期于染者。有不易之理在。蓋丹砂鍾靈。原有本來真氣。護其華彩。印色之製。去其氣而用其質。所以歲漸久則色漸淡。惟畫家用之。歷歲雖久。顏色如新。豈物有偏勝于彼此耶。工夫不同耳。畫家設色。積以成之。所以有烘染一法。是知人力可以保其天真矣。予乃仿之。而先染砂。雖觸類旁通之意。然而宣和印色。至今艷麗。未必不是此法。故曰。砂期于染者。一定不易之法也。

選砂要明淨。不淨則夾鐵。不明恐是方士燒煉之餘。最宜慎之。乳砂初下手如左旋。則自始至終俱左。若右旋。則始終俱右。切忌一左一右。先乾乳至_神。欲栩栩然而飛出。則用燒酒同乳。至無聲。再用膠水少許。沖河水飛之。飛不下者。粗也。再乳。飛至紫色者。脚也。脚去之。先飛下者爲漂。浮于漂上者。氣也。氣棄之。先後飛下者。俱曬乾。和于一處。再乳。飛一口無氣。浮即止。_{凡飛砂一次。須用滾水出膠一次。凡水要江河。不宜井水。}飛淨砂四兩。用北京金華胭脂十片。以天泉浸取其色。水拌砂曬乾。以水完爲度。

紅艾法

艾本無紅。良工苦心。能奪造化。藥之五味。各擅其長。艾性溫和。紅花生新。俱草本也。艾之力在絨。紅花之

精英在脂而不在質。脂非絨不合。工夫必到爲佳。工夫一到。艾便紅矣。

艾必蘄州。不獨多絨。且性又溫煖。製絨不宜見水。先揀淨曬乾。椎之篩之。黑點漸少。再曬磨之。以馬尾羅篩。用手搓之。黑盡。卽絨矣。艾絨一兩。用紅花膏子一碗。浸艾曬乾。膏既盡。艾絨如未大紅。加膏再浸。曬。必如紅寶石爲度。晉子大紅。染坊及造紙作坊中俱可買。亦可代北京胭脂。

曬油法

曬油。曬草麻油也。按草麻子。殼黑而仁白。秉卦于坎。得令于金。所以有收腸拔毒之能。昔人用之。豈無意焉。蓋引用佐使諸味。非其大力。不能統攝。先以凡火煉之。後呈太陽。真火煅就。故印色十珍。曬油功居其六也。

草麻子油二十四兩。白芨五錢。蒼朮二錢。川附子三錢。肉果一錢。乾薑二錢。川椒三錢。金毛狗脊二錢。信一錢。斑毛七箇。皂角一錢。同入砂鍋。熬至滴水成珠。去渣。再加白礬末三錢。無名異末三分。共入磁瓶。曬以油至十六兩爲度。

合印色法

製砂一兩。製油二錢四分。先入乳鉢。照前乳砂法。順乳至油不浮。砂不沈。再加製艾絨五分。仍前順乳三百匝爲度。

用印色法

試燒燭兩處。風頭先完。印色十珍。更宜珍重。昔云。筆硯精良。人生一樂。此精良之在我也。印色增我印章之光華。豈不更親切于筆硯哉。作用法。

一 慎收貯 舊磁第一。品玉次之。不宜銅錫。最忌漆器。犀象及石。尤所忌也。

一 養色澤 收貯池中。如攪賣塔。油在四邊。常令圓養。則色鮮明。又能永久。

一 勤翻調 砂體沈下。油性浮上。翻調既均。和其性。十月半月宜調一次。印出紙上。自然有神。

一 戒動搖 持正按下。切勿動搖。苟一動搖。白朱則細。朱文則粗。其至模糊。失其本意。

一 宜拭淨 隨用隨拭。務宜潔淨。若苟不拭。殘物粘滯。能壞印色。更壞印章。

一 宜薄墊 薄則不正。厚則高低。紙以廿四及三十張。訂成一帙。以備文房。不用書卷。又為敬慎。

一 宜翻曬 春冬日暖。宜曬一時。夏秋日烈。宜曬一刻。更宜慎密。毋使灰落。久而不動。印色自壞。

一 慎繩濕 芒種後霖。概宜高閣。冀北風高。防其灰入。南山烟雨。斥鹵卑濕。高藏慎密。又宜常曬。

揣遠

出外不問涉水登山。必須另換一長磁罐盛之。上虛其四。防沁油也。油沁不惟壞印色。恐油污他物。須再用一錫套護之。安頓妥帖。載之負之。俱無虞矣。

關謬

謬因妄生。久而成譌。以譌傳譌。將安抵止。聊摘數端。以見其概。或曰。宜加珊瑚。紅光顯灼。殊不知珊瑚之

色。人力爲之。其說謬矣。又曰。宜入乳金。金碧輝煌。且勿論其理之可否。卽據其方而言之。印色一兩。加飛金二十張。會計金之重僅釐許。豈能久乎。其說又謬矣。更有言加石青。能令印色發紫艷者。夫丹砂石青。同一口石也。畫家用其色。醫家用其味。既不聞于丹青之祕。又不見于岐黃之篇。則其說尤謬矣。蓋印色之光華艷麗。原在于製度精良。庸人不究物理。希圖省力。意謂此可以代彼。所以有種種諸妄。不一而足。故曰謬因妄生。博雅君子。幸毋受其欺也。

補遺

印色有五彩。紫者用紫粉。紅者用丹砂。青者用石青。綠者用石綠。黑者用青烟。以蒸蜜同燒酒等分。不拘某色。但要調均。再入艾絨拌用。予曾試之。只可隨製隨用。不能留信宿。或云。此古法也。載之以備攷。

自種草麻子取油法。不擇地。不勞人力。清明後夏至前布子。中秋後收之。先曬乾。去外包衣。再下鍋微炒。連殼擣碎。重下鍋。用水少許。煮數沸。見油卽取起。以布包。用木板榨下油。曬澄去脚。取油聽用。若收子油最易。

岐黃家有言藥須道地。取其真而有效也。獨草麻油產北方。旣難致遠。且市者又多雜油。而無純真者。莫若自種草麻子取油爲妙。況隨處布子一粒。卽可收五七升。四升取油一觔。不但可佐文房。若廣樹之。取油造燭。以芟作薪。又可爲陶朱公作一補遺之篇矣。丙子端陽日。紅朮軒主人汪鎬京識。